

《关于一个“家暴孩子”的辅导案例分析》讲课大纲

讲员：白明老师

一、建议辅导员在寻求督导时，每一次的辅导报告内容应提交以下内容

- 1、重要的背景信息：
- 2、简要陈述目前辅导对象来寻求辅导的原因（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 3、因着上次的辅导以及作业，辅导对象都做出了哪些改变？
- 4、这一次进行的辅导首要涉及的问题是？
- 5、你目前可见辅导对象有何不符合圣经的行为习惯？
- 6、辅导对象目前有何罪性的信念和动机（如内心问题、需要、偶像、财宝、无度的爱等）？
辅导对象是如何诚实地回答这个“我必须/我必须有_____”这个疑问句的？
- 7、(与第四点相关联) 在此次辅导中，应用了什么以基督为中心、合乎圣经的辅导方案？
- 8、(与第四点相关联) 此次你给辅导对象留了什么作业？这个作业是如何应用于某个要解决的问题？
- 9、如果有人在此次辅导结束后马上问辅导对象：“你从这次辅导中学到了需要改变什么？”
你希望辅导对象说什么？
- 10、你在这次辅导中是如何给予激励和盼望的？
- 11、整体来看，此次辅导的进展如何？哪些问题被你充分地有所强调并且促使辅导对象有所改变？
- 12、下次以及今后的辅导，你的辅导目标是？
- 13、关于这次辅导，我想向我的督导提出的问题是：

二、督导讨论内容

1. 关于家暴（针对《关于辅导 Y 姊妹个案的提问模版》中辅导员提出的问题二、三）

A. 定义：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家庭虐待，亦称“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可被定义为任何关系中用于获得或维持对亲密伴侣强力压制和控制的一种行为模式。虐待是指以身体、性、情感、经济或心理等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或威胁采取此类行为。其中包括任何恫吓、胁迫、恐吓、操纵、制造痛苦、羞辱、责骂、伤害他人或致人受伤的行为。家庭虐待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不论其种族、年龄、性取向、宗教或性别。它可能出现在各种关系中，包括夫妇、同居伴侣或约会情人。家庭暴力会影响所有人而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好坏或教育水平高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无论其年龄、种族、性别、性取向、信仰或阶级如何。家庭暴力受害人还可能包括儿童或其他亲属或任何其他家庭成员。家庭虐待通常表现为以约

会中或家庭关系中亲密伴侣为目标、虐待人对受害人施以强力和控制的虐待行为模式。家庭虐待可以是身心折磨、经济压迫或性暴力。家庭虐待事件很少孤立发生，通常会不断升级，日趋频繁且愈演愈烈，家庭虐待可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

(以上来自: <https://www.un.org/zh/coronavirus/what-is-domestic-abuse>)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我认为无可厚非的，这就是一种家暴的情境。不属于正常的家庭教育、管教和教导，而是父亲把自己生命中的消极全部释放在了孩子和妻子的身上。

B. 家暴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我们就不关注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家暴后是否有后悔的行为。如果家暴的行径持续不断地出现，就需要及时处理，以免出现更大程度上的伤害。每一个家暴子女的父母绝对不会说自己就是完全地恨儿女、讨厌儿女，他们深知自己是爱子女的，但这样的爱无法为他们家暴的行径洗脱。

C. Y 姊妹处理家暴的方式是——教导孩子“不顺服父母是要受管教的，学习顺服并饶恕，为爸爸祷告”。我认为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叫两个儿子不要去触动父亲的怒气，以免被教训，但也有几点我觉得需要思考：

①这样是否让丈夫觉得，自己“无故”或“夸大化”的发怒是被家人认可的，以后都可以这样对待孩子和妻子；

②这样是否让孩子觉得所有的管教都是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只要是爸爸教训我，那我就要忍受，不管他的教训是不是合理；

③这样是否让丈夫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因为妻子教导儿子的方式让他觉得他自己是没有错的，没有问题的。

总的来看，Y 姊妹这么处理家暴的方式可能会让丈夫觉得自己家暴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家暴的原因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以后继续家暴也是无所顾虑的。

2. 关于丈夫（针对针对《关于辅导 Y 姊妹个案的提问模版》中辅导员提出的问题一、四）

A. 他才是最应该被辅导的那一位。事实上，他比 Y 姊妹更痛苦，更软弱，更需要来自神真理的归正和鼓励。找回他生命的意义。

B. 如果我们“Read”和“Reflect”这位丈夫的生命，会发现 Y 姊妹的问题，即家暴的问题，只不过是 Z 弟兄自己生命“症结”的“外显”。他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让他无法外出工作，另外，家庭的责任将他“拴在家里”。可想而知，39 岁的青壮年在这样的处境中，他的自我价值、自我定位、自我效能感一定是不那么高的；加之如果他是一个要强的人，好面子的人，这样的落魄感和无价值感只能更加的加重。他很可能每天的自我对话就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是个废人，我这么一个大男人，难道就是每天在家里呆着带孩子？而当 Y 姊妹或孩子对他有一点不尊重或违背他的意愿的话，他就会爆发。（堂哥的例子）。

C. 家暴是外显的问题，而 Y 姊妹当前的应对方式是以一种“温柔、顺服、敬虔”的属神生命去

缓解和打动 Z，让他的灵能够苏醒，醒悟过来。我认为，如果 Z 真的重生得救，有圣灵的工作，还有一定的属灵敏感度，他一定可以察觉得到 Y 姊妹的改变，也会适当收敛自己家暴的问题。但，家暴背后的，他更深层次的价值感、生命意义感的确实，却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D. 可以问一下 Y 姊妹，你觉得该如何帮助你的丈夫，让他能更多的体验到价值感和意义感。你有没有和他心交心的聊过，他是不是对自己的现状感到绝望、沮丧和无价值感？那么，他感兴趣的事是什么？他力所能及的事是什么？他以前做过什么？他做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积极乐观的？就目前的情况，能安排一些什么事让他再次体验到那种积极乐观的状态呢？（亚伦的例子）。如果这意味着家庭责任的调整，那就要为了家庭的缘故，适当地调整你们的角色和工作。

E. Z 的属灵状况。似乎在 Y 姊妹的问题上，她的教会并没有“伸出援手”，她求助过教会中的圣辅，但得到的建议还是围绕着 Y 姊妹自身，但作为教会而言，教会应该做些什么？比较 Z 也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如今家里时常发生家暴，且一家人从之前的全家聚会到现在只有 Y 聚会，教会做过哪些“找羊”的工作？是不是 Z 不愿聚会，不愿接受辅导也部分源于其对教会家庭的失望？如果教会可以协助 Y 姊妹一同帮助 Z 弟兄从他当前的属灵低谷中走出来，更理想的情况是，既然他也系统学习过圣经，可以使他在教会的事工中实现价值感和意义感，这样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永恒的，是不朽的，是能够带给他更深程度的满足的。但如果教会不愿介入，那么 Y 姊妹还是要遵行同样的路径，就是先按照当前的辅导，去缓和丈夫家暴的倾向，而后面则要有智慧地帮助他重新恢复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就是处理他自我否定的消极能量。

3. 关于妻子

A. 是的，我们是需要每天都自省和悔改，来看我们在什么地方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人，但在“拔出我们眼中的梁木”之后，我们还需要有智慧地帮彼此“拔出眼中的刺”。在我看来，你一面外出工作，一面需要平衡和应对家里暴力的情况，是很不易的。但一味地把所有的问题揽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愿（或不敢）以智慧的方式帮助你的弟兄，我觉得你既会持续的消耗你自己，也对于彻底改变家庭的境况并无益处。

B. 如果情况持续的变化，比如这样将孩子打到在地上出血和抽搐的情况频繁的出现，我认为你需要暂时和他分开，以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孩子。我不认为持续不断地将孩子放在“不正当和不恰当且没有节制还出于血气”的教训中还要求他们顺服是属神的教养方式。这对于孩子而言，会造成心理上极度的扭曲和张力。孩子现在已经不小了，加入两个儿子一并进入青春期，这样抵触和反叛的倾向如果加剧，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C. 寻求教会的帮助，不只是“属灵的”祷告、教导、鼓励；更请求教会实质性的介入和给予帮助。